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杂文

鲁迅◎著 王凤霞◎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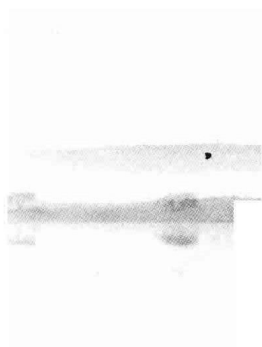
线装书局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杂文

鲁迅◎著 王凤霞◎编

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了忘却的纪念 / 王凤霞主编. —北京:线装书局
2009.1

ISBN 978-7-80106-918-4

I. 为… II. 王… III. 鲁迅著作—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2060 号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主 编: 王凤霞

责任编辑: 杜 语 于建平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 × 960mm 1/16

印 张: 112

字 数: 1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28.00 元 (全 7 册)

前 言

鲁迅先生（1881～1936）原名周树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打破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态。

鲁迅散文是在热烈的抒情中闪烁着讽刺的光芒，在平静的叙述里夹杂着深刻的妙语，严肃的思想借助幽默的笔调来表现。文字变化多样，把描述，抒情和议论结合在一起，亦庄亦谐，有卷有舒，渗透了跟现实斗争的艺术风格。

鲁迅杂文针砭时弊，内容无所不包，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善的艺术形式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鲁迅杂文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形式丰富多样，手法不拘一格，给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为了忘却的纪念》将鲁迅的作品在体裁分类的框架下，大致按照作品的问世的先后顺序选择、编辑的，旨在能够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鲁迅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及作品的风格，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文本阅读，帮助读者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其作品更深入了解鲁迅先生的文学风格，使鲁迅先生的精神及其作品得以广泛弘扬。

编者 王凤霞

目 录

为了忘却的纪念

答北斗杂志社问	(1)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2)
推	(5)
偶成	(6)
“抄靶子”	(7)
“吃白相饭”	(9)
华德保粹优劣论	(10)
华德焚书异同论	(12)
我谈“堕民”	(14)
序的解放	(16)
别一个窃火者	(18)
智识过剩	(19)
诗和预言	(21)
“推”的余谈	(23)
查旧帐	(25)
晨凉漫记	(27)
中国的奇想	(29)
豪语的折扣	(30)
踢	(32)
“中国文坛的悲观”	(34)
“揩油”	(35)
为翻译辩护	(36)
各种捐班	(38)
帮闲法发隐	(39)
登龙术拾遗	(41)

由聋而哑	(43)
男人的进化	(45)
同意和解释	(47)
文床秋梦	(49)
电影的教训	(51)
关于翻译(上)	(53)
关于翻译(下)	(55)
礼	(57)
打听印象	(58)
禁用和自造	(60)
重三感旧	(62)
黄祸	(64)
冲	(65)
“滑稽”例解	(67)
外国也有	(69)
中国文与中国人	(71)
野兽训练法	(73)
归厚	(75)
难得糊涂	(77)
古书中寻活字汇	(79)
“商定”文豪	(80)
选本	(81)
未来的光荣	(83)
女人未必多说谎	(84)
批评家的批评家	(85)
漫骂	(86)
“京派”与“海派”	(87)
北人与南人	(88)
运命	(90)
大小骗	(91)
古人并不纯厚	(92)
法会和歌剧	(94)

洋服の没落	(95)
小品文的生机	(97)
刀“式”辩	(98)
化名新法	(99)
读几本书	(100)
一思而行	(102)
论秦理斋夫人事	(104)
“.....”“□□□□”论补	(106)
谁在没落?	(108)
倒提	(110)
“此生或彼生”	(114)
正是时候	(115)
“彻底”的底子	(116)
算账	(118)
做文章	(119)
趋时和复古	(120)
安贫乐道法	(122)
奇怪	(124)
奇怪(二)	(125)
奇怪(三)	(127)
迎神和咬人	(129)
“大雪纷飞”	(131)
汉字和拉丁化	(133)
商贾的批评	(135)
中秋二愿	(137)
考场三丑	(139)
骂杀与捧杀	(141)
读书忌	(143)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45)
答国际文学社问	(150)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151)
论“旧形式的采用”	(152)

连环图画琐谈	(155)
《看图识字》	(156)
拿来主义	(158)
隔膜	(160)
《木刻纪程》小引	(163)
难行和不信	(164)
买《小学大全》记	(166)
答曹聚仁先生信	(170)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172)
中国语文的新生	(174)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76)
“以眼还眼”	(177)
说“面子”	(180)
运命	(182)
脸谱臆测	(184)
随便翻翻	(186)
拿破仑与隋那	(189)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90)
观斗	(195)
逃的辩护	(196)
崇实	(197)
电的利弊	(198)
航空救国三愿	(199)
不通两种	(200)
赌咒	(204)
战略关系	(205)
颂萧	(208)
对于战争的祈祷	(212)
从讽刺到幽默	(214)
从幽默到正经	(216)
王道诗话	(217)
伸冤	(219)

曲的解放	(221)
文学上的折扣	(223)
迎头经	(225)
“光明所到……”	(227)
止哭文学	(229)
“人话”	(233)
出卖灵魂的秘诀	(235)
文人无文	(237)
最艺术的国家	(241)
现代史	(243)
推背图	(245)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 Sketch，决不将 Sketch 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来 信

L. S. 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Ts - c. Y. 及 Y - f. T. 上 十一月廿九日。

回 信

Y及T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海，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

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 and 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
近佳。

L. S. 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推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

“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偶 成

为了忘却的纪念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抄靶子”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才知道这名目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

然而我们这些“靶子”们，自己互相推举起来的时候却还要客气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滩上先前的相骂，彼此是怎样赐谥的了。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

“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含有宁“雅”而不“达”的高谊。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

六月十六日。

为了忘却的纪念